



灯光砌的墙、灯光垒的山，光辉灿烂、水天一色 两百多年前，重庆夜景啥模样？

□姜孝德



人们常说，不看夜景，算是没到重庆！每每听到这样的话，我的自豪感便从心底里钻了出来。是呀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被人夸呢！那么，两百多年前的重庆夜景，到底是啥模样呢？

1 “字水宵灯”与重庆是啥关系？

说到重庆夜景，心中总爱蹦出那个让重庆人来说骄傲的词：字水宵灯。今日的我们，极少有人会把重庆的夜景与古代的“字水宵灯”联系起来。再说，知道“字水宵灯”的人多，但能说清楚的却少。

“字水”一词来自谯周的《三巴记》，书中说：“阆白二水东南流，曲折三回如巴字，故谓三巴。”谯周是三国时的蜀国人，阆水指嘉陵江上游，白水则指白龙江。白龙江在四川广元老昭化城汇入嘉陵江，而后曲折了“三回”才继续往东南流淌。有文人雅士为美化重庆，就把“曲折三回如巴字”引进到重庆，说是指长江、嘉陵江汇合处“曲折如巴字”。如此移花接木，真是巧妙，读书少的人，肯定难辨雌雄。

1760年，清乾隆年间的巴县知县王尔鉴评定“巴渝十二景”时，应知道“字水”一词的来历，但他是在宣传巴渝山水，不是与人讨论“字水”的来历，借用“字水”一下又何妨。

他一锤定音，让“字水宵灯”走进了巴渝十二景。从此，“字水”一词扬名于巴渝、声震四川，人们反倒忘了它是从哪儿来的。

王尔鉴为了宣传巴渝十二景，每景必考察，必细细品味，且都要写一首用心之诗，诗前还要附一段小记。他的《字水宵灯》是这么写的：高下渝州屋，参差傍石城。谁将万家炬，倒射一江明。浪卷光难掩，云流影自清。领看无尽意，天水共晶莹。

今天的人应感谢王尔鉴，他用诗告诉了我们那个时候“字水宵灯”的模样。不过，如果王尔鉴看到今天重庆的夜景，我估计他会改诗。为啥呢？因为，当年重庆有多少人家，能有多少灯光？且不说穷人还点不起灯。再说，那时人们点的只是蜡烛、桐油灯、菜油灯之类，能有多亮？

不过我们得承认，在农耕时代，在王尔鉴的时代，就整个四川而言，除了重庆，大概也只有成都才有如此规模的居民区，它又如何不让人觉得明亮呢？

我总觉得王尔鉴诗前的小记，不一定比诗差：“渝州凿崖为城，沿江为池。《华阳国志》所谓‘重屋垒居’也。每夜万家灯火齐明，层见叠出，高下各不相掩。光灼灼然俯射江波，与星月交灿。阴晦时更见波澄银树，浪卷金花，终古不能流去。余尝南上涂山，北登一阳观遥望，光辉灿烂，水天一色。”一样有诗情画意，甚至说得更详细。

2 王尔鉴的“夜景美学”讲的啥？

“字水宵灯”之所以能走入巴渝十二景，我总认为它是一个独特的类型，可以使巴渝十二景多样化。“字水宵灯”一景，从其字面理解，应是指江北嘴、朝天门、现今南岸长江艺术广场两江四岸这个“Y”字形的水域，更精确地说是这个水域的灯影。如果谁要是把“字水宵灯”这一景放在某个具体的位置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此景历来为南岸独享，甚至在南滨路上还设了一个公交站，名字就叫“字水宵灯”。

王尔鉴小记中的“一阳观”，其实就是指江北的弋阳观，位置在今明玉珍睿陵附近，它们都在宝盖山上。不论是弋阳观，还是睿陵，选中宝盖山，肯定是中意这里的高、这里的风水。弋阳观地处三江汇流处，地势高亢，居高临下，长江、嘉陵江历历在目——白昼可观千帆溯流，夜晚能睹万灯耀目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，我总以为十分了解重庆的夜景，其实不然。重庆发展日新月异，一年前的“字水宵灯”与一年后的“字水宵灯”绝对不同，比如去年没有这幅高楼，今年有了，也就多了一栋楼的灯光，看起来肯定就不一样了。为了写好下面这段文字，我还真站在睿陵附近，重新观看了一次夜景。重庆的夜景，笼统地说，就是满城满山满坡满江都是灯光，你很难分清哪些是灯光，哪些是倒影。

重庆的夜景有高度、有层次，从江岸的滨江路，层层叠叠随着高楼向上堆累，到了极高处的山崖上，还有极高的楼，那灯宛若天上的星，当年王尔鉴就说“每夜万家灯火齐明，层见叠出，高下各不相掩”，重庆凿崖为城，重屋垒居，不同高度的灯光彼此并不遮挡，一层层沿着山崖、沿着楼房向上重叠，最后形成一堵巨大巨大的灯墙。诗人傅天琳骄傲地说：“我们有灯，不是趴在地上的而是站起来的灯！立体的重庆立体的灯！”接下来，她款款而深情地叙述道：“重庆立体的灯，指的是起伏的地势和依山而上的楼群所造就的山城夜景。每当夜色降临，万家灯火高低辉映，如满天星汉，极为瑰丽。江中百舸争流，流光溢彩。桥面千红万紫，宛如游龙。满天繁星似人间灯火，遍地华灯若天河群星，上下浑然一体，五彩交相辉映。车辆舟船流光，不停穿梭于茫茫灯海之中，给夜山城平添无限动感与生机。”外地朋友来重庆，盛赞的洪崖洞的灯光，独立地看，堪称灯光堆砌、琼楼玉宇，但放在重庆的灯海中也只是突出点罢了。

诗人傅天琳对夜景的解读，我认为是对王尔鉴“夜景美学”的延续与发展，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爱与文化修养对夜景的诗意解读。

我曾见过1942年夏天重庆的夜景（见图），其位置大约就在“字水宵灯”一带，只是画面的重点在洪崖洞至临江门一段。画面上看，你能感受到整个城市已经入睡，而灯光依然灿烂照亮着夜

空。我一直在想，摄影者当年为何要拍这张照片，我觉得他是想告诉全世界：尽管日寇狂轰滥炸，重庆依然无恙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1942年，正是重庆被日寇炸得最厉害的时候，一张灯火辉煌的夜重庆照片，就是想告诉全世界：重庆无恙，尽管损失惨重，却并没有被炸垮，依然生机勃勃，这样的照片既真实又不失艺术气息。

3 “字水”处成为诗人赛诗擂台

重庆的夜景因为有江，美丽指数至少要增添一颗星。有一位作家说得好：“重庆的夜景之所以美，那是因为她有两条江。岸上一盏灯，倒映到江中成了两盏；岸上一千盏灯倒映在江中便成了两千盏……”

难道不是吗？在没有河流的地方看夜景，它不会有投影。在平原上看夜景，它的灯光是在一个平面，怎么也不会有重庆的夜景这样美。重庆有两条江，让这灯光的海洋多了许多生气。南岸、江北、渝中四岸把万家灯火投射到江中，江水似乎也有情，又把灯光反射回来，于是岸上、江里相互辉映，把一个重庆城照得通明透亮。说江流让夜景更美，还因为江中的波澜给这灯光的海洋带来了一派鲜活的气息。若近距离观察，你会发现，灯光倒映江中，江静之时，江面灿若锦缎，华丽富贵；涟漪起时，一江灯影摇曳不停，摇出了一条五彩斑斓的江，摇出了一条梦幻的河。

“字水宵灯”一景出现之后，字水处便成了诗人赛诗的擂台，宵灯成了诗人聚焦的对象。

姜会照的诗写道：“万家灯射一江连，巴字光流不夜天。谁种榆河星历历，金波银树共澄鲜。”

王梦庚则这样来形容他眼里的夜山城：“疏凿控三巴，群山劳引领。苍茫一水间，明星千万影。浑疑簇火城，宝炬列华省。清波倒映中，一片光明锦。”

张九铤的诗也写得别有风味：“结字不用书，江形会意领。日夕万家灯，银树翻波影。水月与镜花，静者发深省。何为不夜春，一片光明锦。”

文人墨客不吝词章，极尽赞美之能事，把一个“字水宵灯”美得无以复加。就在诗人如火如荼地炒作“字水宵灯”的时候，书法家也“添花”来了，著名书法家徐昌绪在南岸慈云寺下河岸的石壁上，写下了两个惊天大字“字水”，据说每字有3.5米高、2米宽，字倒是挺气派的，但间架结构与笔画显得颇为稚嫩，怎么看也不像老徐的字，此中缘由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今天的重庆人，为“字水宵灯”增添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光彩。重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“光彩工程”，几年过去了，光彩工程让曾经不太明亮的重庆之夜穿上了亮丽的彩装。两江四岸的滨江路建设，不仅让山城的交通更加便利，同时也为重庆的夜景镶嵌上了美轮美奂的珍珠链。远眺夜景中的渝中区，宛若一艘巨轮，正鸣笛远航。我们美丽的重庆，不正是一艘远航的船，正驶向辉煌的明天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陈正渝 供图）

老重庆的洪崖洞

江边的吊脚楼

老重庆

1942年重庆夏天的夜晚

流光溢彩朝天门夜景

洪崖洞